

著名劇戲界世

親 父

著 堡 林 特 史
譯 美 逢 黃



行印局書明



Handwritten not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二角五分', '二分半', and '另加八分',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printed price information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二角五分
二分半
另加八分

小引

近代瑞典文學中最具特色的作家，要算是史脫林森。他的原名叫做 John August Strindberg，一八四九年一月廿二日生於瑞京斯篤荷姆（Stockholm）地方。家庭貧困，父親是做小賣買過日子的，所以幼年環境非常惡劣。但他生有剛毅的個性，而求學的意志尤其堅強，經他多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在十九歲那一年升入了奧普塞拉（Upsala）大學。不過，他因為自己有着卓越的天才，性情就非常孤傲，往往瞧不起那些庸俗的大學教授，以至與學校當局發生嚴重的齟齬，終於未卒業而退學。後來經朋友的介紹，得供職於瑞京皇家圖書館，同時並從事教讀，參加演劇及編輯工作等，從此他就踏進混雜的社會開始致力於文學事業。

他的著作，多半根據他自己的人生經驗，尤其是個人的悲苦的遭際，來寫出這社會的矛盾和缺憾，與夫人世間的冷酷，野蠻和不合理。他的作品，富於強烈的情感，往往能激動讀者熱切的共鳴，可是缺乏客觀的理智的分析，以致在揭發社會問題的隱秘中，不能令人把握住正確的思想上的根據。

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父親算是優秀的代表作之一，凡是敘述十九世紀歐洲文學思潮的人，沒有誰會不提起這部名劇的。這劇本的主旨是描寫女子對丈夫的冷酷與虐待，使男子受着極大的刺激，以致發狂而死。他在這裏面用盡了許多惡毒的言詞來表示他對於婦女的厭惡與蔑視。自然，他的偏見與不正確的觀點，在現代的婦女問題專家看來，是不值得批評的。不過男女間的不平等與兩性關係的矛盾，直到目前何嘗獲得了正確的解決呢？況且斯脫林堡以三次離婚的痛苦的经验，當然要寫出這樣牢騷的文字來了。這是我們應該諒解他的。

其次，我們選譯這部名劇，一方面是爲的要介紹斯脫林堡這樣一個古怪的大作家，另一方面却也要使讀者研究文學家對於同樣問題所作的絕對相反的解答。這便是我們爲什麼選了娜拉，又選父親的原由。要是一個婦女讀者讀了父親，覺得忿忿不平的話，我勸她最好還找娜拉去讀一讀。

最後，講到斯脫林堡的晚年，那是一幅很淒涼的圖畫。他於一八九五年僑居巴黎，專心研究科學，日夜孜孜，卒至患神經病，寄身於寂寞的病院中，度着他的無聊的病態生活，直至一九一二年，遂與世長逝。

第一幕

（隊長府邸裏的客廳，門開在正面後方的右邊。廳的中央，放了一張擺着報紙雜誌的桌子。廳的右邊，有皮沙發椅一把，小桌子一張。廳的右角，是一扇紙糊的門。左邊爲一陳列櫃，櫃上有一時辰鐘，靠這左牆，還有一門，和其他的房間相通。四壁掛了許多獵槍和獵囊；門的附近，有一個掛着軍服的衣架。大桌上放了一盞燃着的燈。）

第一場

（隊長和牧師，大家坐在皮沙發椅上。隊長穿着便服和帶刺的馬靴。牧師著的是黑衫和白領帶，但襯着普通的領圍。牧師正在吸煙。隊長按鈴。）

勤務兵 大人有什麼吩咐？

隊長 那得在那裏？

勤務兵 那得在廚房裏等候大人的命令。

隊長 他又在廚房裏叫他馬上來！

勤務兵 知道了。（退出。）

牧師 又是什麼事情？

隊長 呵，那個流氓，又掉他的老槍花，跟那個女子在鬼混了。真是討厭的東西，可惡的混蛋。

牧師 那得什麼？他在去年不是幹過那樣的事情嗎？

隊長 是你的記憶力很好！那末請你用友誼的話對他說——叫他做個好人吧！也許有些成效。

我會怒罵過他，鞭打過他，結果都沒有效。

牧師 那末，你要我給他說教罷。可是你想用神的說話去感化一個浪人，會有什麼影響呀？

隊長 是的，兄弟！那對我也是沒有什麼用，正如你所知道的。但……

牧師 當然，我知道。

隊長 可是他——好，無論如何，請你試試吧！

第二場（人物和前場同；多了個那得。）

隊長 那得！這次又做了什麼？

那得 在牧師面前，有點不好說啊！

牧師 不要緊，隨便說吧，我的少年！

隊長 坦白地說罷，否則於你不利了。

那得 好，我就直說：一天我們到加波利厄爾家裏跳舞去；後來，後來羅多威便說……

隊長 此事與羅多威何干？照實說來！

那得 是的，後來占馬說我們一同到柴房去。又說……

隊長 你說占馬誘惑你嗎？

那得 對的，我們可以說，只要她當時反對，那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隊長 麻煩得很，究竟你是不是那孩子的父親？

那得 我怎能知道。

隊長 什麼！你的意思是什麼？你不能知道？

那得 不，你要明白；一個人永遠都不能說那話的。

隊長 當時是不是你一人？

那得 雖是我一人，但這也不能說，就沒有其他的人！

隊長 你不是要加罪於羅多威，是不是？

那得 什麼人的罪，那是容易知道的。

隊長 我都明白了。不過你不是答應占馬，要和她結婚嗎？

那得 是，但你要了解，一個人總得那麼說話……

隊長 （對牧師）這是可怕的。

牧師 這是常有的事；喂，那得！像你這樣的男子，難道不曉得自己是不是那孩子的父親嗎？

那得 我確曾和她發生過關係的。但，牧師，你也知道，我不能因此，就獨自負起這個責任！

牧師 看呀，少年人！現在我們是在談你的問題哩；想你未必會拋棄那個女子，和那個小孩罷。我

並不是強迫你和她結婚，但贍養那個小孩，是你責任內的事！

那得 這是好的，但羅多威也要負責。

隊長 讓裁判所判決罷，我不曉得怎樣辦，也懶得去管他。算了，走吧！

牧師 那得再等一剎吧！你想，這是多麼的不仁，既拋棄一個女子，同時又不贍養那個小孩；你以為這是可行的嗎？你沒有想想，這是不名譽的勾當嗎？呵——呵……

那得 對的。但你要明白，牧師！這件事情，非特我不能清楚知道，即任何人也是不能知道的。假

我承認是這孩子的父親，而整天奔跑勞碌，只為人家的孩子作牛馬奴隸，不是太笑話嗎？無疑的

牧師和隊長，都該諒解啊！

隊長 滾出去！

那得 正是。（退出）

隊長 不准再到廚房去，莽漢！

第三場（隊長和牧師。）

隊長 你爲什麼不給我教訓他一頓？

牧師 呵！我沒有向他說及麼？

隊長 呵！那裏是，你只是喃喃自語罷！

牧師 不瞞你說，我實在不知怎樣說好。女子方面固然是可憐，而男子也是可憐的。試想想，他不是孩子的父親吧！女子可以到育兒院去，給她的孩子哺乳四個月，此後那孩子一生就可以由育兒院去照管了；但是他不能哺乳，女子還可以做保姆去，在較好的庭家中，求得一個位置；但是他若被聯隊辭去，一生便這樣完了。

隊長 老實告訴你，我實在不願意立在法官的地位，去處理這件事情，那個傢伙，決不會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清白。但也很難知道，從一般來說，那個女子，也不能說是無罪，這是事實。

牧師 也許是，我不願審判任何人！——但我們剛才在談什麼呢，當這可咒詛的事沒有來打擾之前，不是在談巴大的「堅信禮」的事情嗎？

隊長 不是，不是堅信禮的事情，是關於怎樣去教育那孩子的事。我家那些女人，誰都想教育我

的女兒，我的岳母，要想使她成一唯心論者；羅拉要使她成一畫家；那個女教師，要想把她養成一個監理會的教徒；至於馬格烈，也要使她成一洗禮的信徒；那些女僕們，又想她成一救世軍。要想這樣三提四論的造就一副人材，自然不是良好的辦法。我是誘導這孩子本性的第一個有權利者，但在執行的時候，卻受多方的牽制，只有教她離開這裏罷！

牧師 替你作主張的女人實在太多了！

隊長 是。她們都說自己的好處，我好像跑進關滿老虎的一個牢籠裏，假如不先把那紅熱的鐵條，對正牠們的鼻，牠們定會在一刻間，把我撕成粉碎呀。呵！這是真的，殘忍的老人，不要笑吧！我和我的妹子結了婚，你還不足，還要拿你的老繼母，與我爲難。

牧師 是啊。不能讓繼母一同住在家裏了。

隊長 也許是，你既不能容許她在家裏，你可以讓她住在別人的家裏，做人家的岳母。

牧師 啊！我們總要忍受困難。

隊長 是的，但我卻有些負擔不起了。我還有年老的乳姆，把我像小孩一般的看待；她雖是一個

很好的老人，但她不能住在這裏！

牧師 兄弟，好好地約束你家裏的女人罷！你太放任她們，干預家事了。

隊長 好兄弟，請告訴我，怎樣去約束女人啊？

牧師 可以的，老實告訴你，羅拉——她雖是我唯一的妹子；可是她自小的情性，便很剛愎了。

隊長 這當然是羅拉的弱點；也是她最壞的思想。

牧師 請你不客氣的告訴我罷。她的事情，我也很清楚了。

隊長 她受的是空想的教育，她不易受人擺佈，但她總是我的妻子……

牧師 爲了她是你的妻子，你當然承認她是女人中最好的一個。兄弟，我告訴你，事實恰巧相反，

原來她是毀壞你最得力的人啊！

隊長 無論如何，整個家庭，已經弄得七糟八糕了。羅拉不肯叫巴大離開這裏，但我卻不願意讓

巴大再停留在這瘋人院一般的家庭了。

牧師 呵！羅拉不肯放她走麼？那恐怕有些麻煩了。記得她在小孩的時候，常常拚命的要達到自

己底目的。她所想的，一旦達到了，卻又把它退回，說她所要的，並不是這門東西。她只要實現自己的意志，但一旦實現了，又滿不在乎啊！

隊長 她的脾氣從小就養成這樣了；有時爲了一些事，煩悶起來的時候，我就懷疑她在發病了。
牧師 但你要巴大究竟做怎樣的人呢？羅拉爲什麼這樣地不贊同？你能給她妥協嗎？

隊長 你不該想我要使她成一奇材，或是一個典型的。我不會做自己的女兒的媽主，更不會獨斷地主張她的婚禮，你也曉得，假如她不結婚，於她的處境，是有些困難的。但從別的方面說，我不願她去幹那男子所幹的事，那是要經長期的訓練的。若她決意要結婚，豈不是把這預備工作的時間，完全廢掉嗎？

牧師 那末，你的意思以爲怎樣？

隊長 我希望她能當教員去，假如她不結婚的話，便可自食其力，不會像別些教員，要靠自己的薪水，去贍養家庭，那麼的窮困。她若結婚的時候，還可以把自己的學識，去教養兒女，這些理由，你以爲對嗎？

牧師 可是這孩子繪畫的天分很高，你不去啓發牠，豈不是抑制牠的天性嗎？

隊長 不會的，我老早吩咐她，把作品請教名畫家去了。據有些人說，像這樣的作品，只要在學校裏學習，什麼人都會了。只是有一項，約在去年夏季的時候，來了一個一知和半解的少年，他說自己已有異樣的才幹，又說這孩子有藝術的天才，於是像羅拉所主張的，便決定了。

牧師 他是否愛上這孩子？

隊長 我相信那是當然的。

牧師 老友，這沒有什麼辦法了！不成，不成，大約是羅拉幫助她了，……在這裏面。

隊長 那是當然的，全家快要決裂起來了。不過這只是我和你所說的。他們什麼事都敢胡鬧出

來啊！

牧師（起立）你以為我不知道這件事情麼？

隊長 你也知道麼？

牧師 爲什麼不知道？

隊長 但最壞的，我覺得就是她們爲了恨我的念頭，就把巴大的前途，隨便決定了，他們罵我說：男子做的事，女子也能做。這樣能做，那樣能做，一定要做給男子看看，讓男女整天整晚地爭起來。你一定要走麼？請在這裏用晚餐吧！我們沒有好的東西給你招待，只有請你稍坐！今天晚上，那個新醫生會到這裏來，你有沒和他見過面？

牧師 曾在匆忙中見過一面，人是很誠實可靠。

隊長 那就好啦！你以爲他能給我一些幫忙嗎？

牧師 誰知道！那就要看他和女人同居，有多少時間罷。

隊長 呵！不能再坐嗎？

牧師 不能了，謝謝；我會應許了我的老妻，回去用晚餐的，若遲些回去，她會擔憂哩！

隊長 擔憂？可說是憤怒吧！那就隨你便，讓我替你穿衣。

牧師 這是一個極度的寒夜，謝謝！願你保重，愛迪俠，看來你有些神經過敏呢！

隊長 我神經過敏嗎？

牧師 是，看來你是有些毛病。

隊長 這種觀感，是不是羅拉給你的最近這二十年來，她總是把我當病人一般的看待！

牧師 羅拉呵！——但你使我太憂心了。請你保重，那是我的忠告。老友，再會！可是，再想談那堅信禮的事情嗎？

隊長 關於那些，我得告訴你，任從政府依良心辦理好了。我不是一個真理的證人，更不是一個殉教的義士，我是不管這些事情的。再會！請爲代候尊夫人安好。

牧師 兄弟，再會；請爲代候羅拉！

第四場（隊長；隨後羅拉進來。）

隊長（把辦公室門打開，坐在書案前記賬。）三十四——九，四十三——七，八，五十六。

羅拉（由別的房间進來。）請你……

隊長 一會兒吧！——六十六，七十一，八十四，八十九，九十二，一百；什麼事情？

羅拉 我進來可妨礙你的工作嗎？

隊長 絕對不會，你必是來要家庭的用費吧，對嗎？

羅拉 對的，我是來取家庭的贍養費。

隊長 把賬簿放着，我要全部看一看！

羅拉 賬簿？

隊長 是。

羅拉 我們必定要記賬麼？

隊長 當然的，我們必定要記賬！爲了我們的經濟事業，已呈動搖狀態，一旦不幸，我們宣告破產，賬簿就要拿出來。就是不致破產，我們不記賬，人家也會把我們當做不負責的債戶看待，而懲罰我們！

羅拉 倘若我們的產業衰落，那也不是我的過失！

隊長 這就要賬簿證明。

羅拉 假使我們的房客不繳租，也不是我的過失。

隊 長 誰這麼熱心推薦這一個住客來的呢？當然是你！你爲甚偏要推薦這一個——所謂糊塗蟲來呢？

羅 拉 爲什麼你又容納這樣一個糊塗蟲呢？

隊 長 爲什麼爲了你未把他安置在這裏以前，我連吃飯，睡覺，做事都不安心。你要想安置他，無非爲了你的哥哥要驅逐他；你的母親要想安置他，也正爲了我不喜歡他；那個女教師也爲了他是一個監理會的教徒，要爲他設想；同時那個年老的馬格烈也爲了她在小孩的時候，已和他的祖母認識，所以馬格烈也很想安置他。我容納他的理由，大概你也很明瞭吧？倘若我不是這樣幹，這時我會關在瘋人院裏，或者躺在一家墓窖裏了。但無論如何，這裏有你的私用和家用；至於賬簿，遲日交來吧。

羅 拉 感激得很！但你自己，有沒有把私人的用費記起賬來？

隊 長 那是與你無干的

羅 拉 不錯，我想這正如我的孩子，所受的教育，和我無關一樣。你們剛才會談的結果，可有什麼

決議嗎？

隊長 我早有了自己的主張，我只要通知我唯一的朋友；這兩週內，巴大就會離開這裏，到城市去住了。

羅拉 她將住在那裏？

隊長 在薩扶堡，而且在法官的家裏。

羅拉 和那些思想自由的人混在一起嗎？

隊長 按照現在法律的規定，要遵從爲父的意旨，把孩子教養成人。

羅拉 那末，爲母的便無權過問麼？

隊長 什麼權也沒有。因爲她要丈夫照理她和她的子女，她老早已經過一種法律的手續，把自己的生有權，完全放棄，完全變賣了。

羅拉 她沒有享受子女的權利麼？

隊長 絕對沒有！當你[！]把貨物出售後，斷不能把錢收受了，又要將貨物取回。

羅拉 但假如由父母兩方會同去解決怎樣呢……

隊長 結果會怎樣呢？我要她住在城裏，你要她住在家裏，從算術上告訴我們，適中的地點，還是住在火車站罷！你明白嗎？這個關鍵，是不能聯結起來的。

羅拉 管不着這許多了，那得在那裏幹什麼？

隊長 那是我的職務上的祕密。

羅拉 全家的人都曉得啊！

隊長 很好，那麼我也希望你能曉得能！

羅拉 是的，我也曉得。

隊長 那末你已有了現成的判決嗎？

羅拉 那自有法律的規定。

隊長 法律並沒有說，誰是孩子的父親。

羅拉 雖是沒有，但誰都懂這樣的事。

隊長 這是聰明人的說話，平常人是永遠不曉得的。

羅拉 這是多可驚呀！然則誰不能說誰是孩子的父親？

隊長 他們當然可以這樣說！

羅拉 奇怪得很，爲父親的對於一個女子所生的兒女，怎能獲得這般權利？

隊長 倘若他能負擔起來，那就可以做他們的父親了。我想，結婚後父權的存在，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羅拉 難道沒有半點懷疑的地方嗎？

隊長 我希望一點都沒有。

羅拉 假如妻室是不貞的，那將怎麼辦？

隊長 至於那件事情，這裏是談不上的。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和我討論嗎？

羅拉 沒有，半點兒也沒有。

隊長 那麼，我要到樓上的房間去，醫生來時，請通知我罷！（關了廳門，向樓上跑去。）

羅拉 很好！

隊長（經過右邊紙糊的門，便出去了。）他到來的時候，你要明白，我不願意對他無禮的。

羅拉 我明白了。

第五場（羅拉自己在看她手裏的紙幣）

母親（從內面）羅拉！

羅拉 什麼？

母親 我的茶點預備好嗎？

羅拉（走向左邊那房間的門口）快好了。（行近門口的後面，那勤務兵把大門開了，便傳達

奧司德馬克醫生到訪）

醫生 晚安，夫人！

羅拉（上前和他握手）我們很歡迎你，醫生！我很喜歡在這裏和你相見。隊長正到外面去了，

但一會兒就回來的。

醫生 我遲到覺得十分抱歉，但我每天要到的地方，都到過了。

羅拉 請坐！

醫生 謝謝，夫人。

羅拉 不錯，現在各地病人很多，但我希望你凡事順適！在這荒涼的鄉村，能找到一个關心病人的醫生實是難得。我聽了許多贊揚的說話，都是關於你的。醫生，希望我們能好好地相處罷！

醫生 夫人，你太恭維了。我在別的方面，爲你着想，我此行只是拜訪，並不是一種業務的性質；你家的健康，據我所想像的，即是很好，和……

羅拉 是，我們太幸運了，能逃避這些病痛。但是好些事情卻使我不快呢！

醫生 不是吧？

羅拉 我覺得很不安，關於那些我們所及的事。

醫生 真的嗎？你害怕我！

羅拉 在家庭裏的事情，他們都懷着羞惡的心；常常把世間的事情，強迫地隱匿……

醫生 但對於醫生，這種心理，可作例外。

羅拉 這便是我要忍痛地說及這件事情的真相。

醫生 我們可以把這個談話，延遲到隊長回來再說嗎？

羅拉 不，你一定要在未見他以前，聽我說吧！

醫生 那些事情，於他有關係？

羅拉 是——有關於我的可憐的丈夫！

醫生 夫人，你使我太不安了，相信我罷！你的遭遇我是很同情的。

羅拉（拿出手帕）我的丈夫心地太壞了。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一切，最後還請你下個判斷罷！

醫生 但是我很不明白你的意思；爲了我曾看過隊長的礦物學大作，我很欽慕他，在那裏我還

看出他的精明的才幹哩。

羅拉 真的嗎？好，我也很快樂。假如他在各種事情上是不錯的話。

醫生 不過在別的方面，他的心情，也許是紊亂的；請你說罷。

羅拉 這正是使我太可怕的，你看他有非常的見解；有時就科學家方面來說，也許他是對的，倘若他在這幸福的家庭裏，沒有什麼擾亂的影響啊。但在事實上，不論什麼東西，他都要買些來。

醫生 那是奇怪的，他買的是什麼？

羅拉 買來滿箱的書籍，他又從來不看！

醫生 啊，這是很好的；爲了一個科學家，買多量的書，不是很重要嗎？

羅拉 我所說的，你不相信嗎？

醫生 夫人，我相信你，我一定相信你所說的。

羅拉 說來也是很有理由的，一個人可以在顯微鏡裏，發現別的行星嗎？

醫生 他說能這樣做嗎？

羅拉 是，這便是他所說的。

醫生 在顯微鏡下？

羅拉 對的，在顯微鏡下。

醫生 那是令人驚奇了——若是真的話！

羅拉 那不是真的嗎？醫生，你究竟相信我不現在我可以把家庭裏的祕密告訴你吧。和……

醫生 親愛的夫人，能得你的信任，我是萬分榮幸的。但你要知道，我的責任，正如研究哲學的一般；在自己未發表意見以前，必須查明隊長是否有這種怪異的象徵，——還是意志薄弱？

羅拉 他真的是如此！我們結婚，已二十年了，她始終沒有一定的決心和思想。

醫生 他是否固執？

羅拉 他常常都是憑着自己的主張；但在他惹了事情的時候，又要懇求我，替他解決了。

醫生 那是可疑的。這裏需要嚴格的觀察！夫人，我希望你能明白，意志是智識的中堅，我們不要把意志摧殘。

羅拉 我受了多年的痛苦，委曲求全去迎合他的意思，唯有天才知道！我只希望您能夠了解我在他那邊所過的鬭爭生活！祇要您能了解就好了！

醫生 夫人，你的不幸我很同情，我允許儘量給你幫助。我完全同情你，請你信任我能！不過當我

聽了這番說話後，有一件事要請注意，就是我們不要拿激動的思想去給病人以強烈的印象。在一個衰弱的腦海中，人們往往會發生迅速的變化，且很易轉成遍執狂或堅固的念頭。你懂得嗎？

羅拉 那末我決不去激動他的疑慮好了！

醫生 那很好！一個人能使病人幻想到別些事情，那就爲了他已領略各種事物了。

羅拉 呵，我很明白，一切都明白了。（內有鈴聲）請恕我，我的母親在叫我了，等一會兒罷……

噢，愛迪伏在這裏……

第六場 （醫生隊長由紙糊的門入）

隊長 噢，醫生，你已經到來麼？我很喜歡和你相見！

醫生 呵，隊長！我很快樂，能和一個威名嚇嚇的科學家認識。

隊長 噢，那裏敢當！我爲了陸軍職務的關係，對於科學，沒有多大工夫去研究！但我會有新的發明。

醫生 真的嗎？

隊長 你也曉得，我曾考究流星的分光，同時又能找出炭氣來。換句話說，我追究有生機的事物，你對這些有什麼意見？

醫生 你在顯微鏡下發現他們嗎？

隊長 天呵！什麼都不是，只在分光鏡下窺見的。

醫生 當然的，我的意思也說是在分光鏡下；你可以把木星的情狀，告訴我罷！

隊長 沒有看見什麼，但也沒有什麼好看。那可惡的書賈，在巴黎沒有書籍寄給我；但我相信，世間所有的書賈，都是和我不對的，因為他們太空泛了。過了兩個月，我的定單，追信和發牢騷的電報，也沒答覆我。這件事情，使我急得發狂：我不曉得這一切是什麼意思！

醫生 噢，我想那只是通常的疏忽罷了，你別這樣放在心上吧！

隊長 是；但你須知道，我要怎樣的費時努力，才可完成牠！我知道他們在柏林，也作同樣的研究。但無論如何，這不是我們談論的目的。我們現在要談的，就是你若喜歡住在這裏，我們便可在那側屋的一小間作爲寢室。還是你喜歡住在舊醫生的房間？

醫生 那裏最適合於你的意思？

隊長 不，只要適合於你的便是，請說罷！

醫生 隊長，請你決定吧。

隊長 不，我不能決定，你可以隨你所欲的說。對於這一切，我是不能斷定的。

醫生 是，我也不能判定……

隊長 朋友，請隨意說吧。我沒有意見，沒有意旨，更沒有完善的方法；真的，你不要像一個懦夫一般地不知道你自己的欲願。回答我吧，不然我要生氣了。

醫生 既然由我決定，就住在這裏吧。

隊長 好，謝謝。醫生，請恕我原來我最討厭聽人家說，『一切都隨便吧！』

（撤鈴。）

（乳姆入。）

隊長 呵，是你馬格烈！你知道在那側屋，已經爲醫生預備好休息的地方嗎？

乳 姆 是，隊長，已經預備好了。

隊 長 好，那我不礙你了，醫生；想你已經很疲倦。再會——我們再見！我希望明天再見！

醫 生 晚安，隊長！

隊 長 唔，我希望我的妻子，已經把這裏的情形，對你說及；那末多少你總該曉得一二了。

醫 生 你的賢夫人，關於一個外人必須知道的事情，已給我多少的示意了。晚安，隊長！

第七場（隊長；乳姆。）

隊 長 你要什麼，老婦人？怎麼樣了？

乳 姆 現在，主人愛迪伏，請聽罷！

隊 長 是，年老的馬格烈，說吧！我只有對你是不會瘋狂的，當我聽了你所說的。

乳 姆 現在請聽，主人愛迪伏，你真的不能寬容一點，把關於孩子的麻煩事情，和太太解決……

隊 長 馬格烈，你知道我是爲父親的！

乳 姆 那，那現在，爲父的可以管孩子，爲母的便不能嗎？

隊長 很對，年老的婦人！她只有一個責任，而我卻有三個；同是還要為她負責，你沒有想想，假如我沒有她和孩子，我會比一個年老的兵士，還要安樂些！

乳姆 是，但那不是我所願說的。

隊長 我不敢說你在申訴我的過失。

乳姆 你不相信，我是願意成全你的人嗎？主人愛迪伏！

隊長 我相信，親愛的老人！我很相信那些。但你知道用什麼方法，會使我「好」些。你看，我為了我的孩子的生活，我是不能滿足的，我還想把我的靈魂給她！

乳姆 好，你不能明白那些，和接納我的意見！但我想，你必須給些同情罷。

隊長 馬格烈！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

乳姆 不是你的好朋友呵，主人！你的意思是什麼？主人，愛迪伏！你以為我會忘卻當你小孩的時候，我把你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嗎？

隊長 你也以為我會忘卻嗎？你正像我的慈母一般，你保護我，所以一向沒有人難為我；可是現

在，這是真情——你已把我遺棄，把我當仇人一般的看待了。

乳 姆 仇人麼？

隊 長 是，是仇人。你也曉得我家裏的事情——你自始至終都觀察過！

乳 姆 當然 是明白的。但，好主人，爲什麼人與人間在生存當中互相找苦，痛人與人不應很仁愛和善嗎？我相信太太不會這樣待我，或待任何人……

隊 長 只是待我——我知道是那樣的！但我告訴你，馬格烈！假如你現在要遺棄我，你是錯誤了。他們正像一張網和風浪，圍困着我；那醫生也不是我的好朋友！

乳 姆 呵，主人，愛迪伏，你太重視人家的壞處了。但那正爲了你沒有得到真實的信仰。真的，正了這個原因！

隊 長 那麼，你和那些浸禮教徒，已找到了真實的信仰嗎？幸運的人兒！

乳 姆 是，也許比你幸運一些。主人愛迪伏！但你若能回心轉意，上帝會使你快樂，——而且你的鄰人也很愛你。

隊長 這很奇怪，一旦你說及上帝和慈愛的事情，你的聲音轉爲頑硬；你的眼睛，滿充鄙夷，這是你的不是！馬格烈，你絕對沒什麼真實信仰！

乳姆 是，你儘管憑着自己的學問驕誇倔強，但到了困難的時候，那便不行啦。

隊長 你說來是何等的高傲啊，卑鄙的心！我很明白，對你這無理性的畜牲，學識方面，當然是無用的。

乳姆 你太傲慢了，但年老的馬格烈——無論如何，喜歡她的好孩子作一番偉大的事實；要他能回頭就岸。她喜歡一個好小孩，會遇着困難的。

隊長 馬格烈，恕我——信任我吧！捨你而外，再沒有人能使我好些了。救助我！我覺得這裏，快要

有事情發生了。但什麼事情，我現在也不知道，只是一件不祥的事件，快要發生罷！（裏面有叫喊聲）那是什麼？誰在叫喊？

第八場（人物和前場同；多巴大在。）

大巴大（由別的房间進來。）爹爹！爹爹！救我，救我！

隊長 什麼，親愛的？告訴我罷！

巴 大 救我，她要傷害我！

隊長 誰要傷害你，快點兒告訴我！

巴 大 是祖母！那雖是我的過失，我曾欺騙她。

隊長 說罷！

巴 大 我說，但你要答應我，不要告訴別人。

隊長 我不會教別人知道的，你說罷！

（乳母退出）

巴 大 好，你看，在黃昏的時候，她常常放下燈火，使我坐近檯前，拿了一枝筆和一紙，於是她說那
些鬼神的事，我便寫下。

隊長 天呵！你沒有對我說過這件事情！

巴 大 我很抱歉，但我不敢；祖母說：誰講起那些鬼神，那鬼神就會給他報仇的。這樣就動着，但我

不曉得是不是我寫的，有些時候他似乎很順利，但有時他又完全不動了。當我疲乏的時候，我沒有動，而他仍然一樣地寫。今天晚上，我以為寫得很好。但祖母說，我一切都愚弄她，同時她自己也很生氣了。

隊長 你相信那些鬼神嗎？

巴大 我不曉得！

隊長 我相信是沒有的。

巴大 可是，爹爹！祖母說，你是不明白的，她又說你看到別個行星裏面去，那是很大的錯誤。

隊長 她說？她這樣說嗎？她還說什麼？

巴大 她說你不能幹魔術。

隊長 我永不敢說我是能幹的，你知道什麼流星是——隕石，從別的天體降墮下來，我可以解釋，他們是混合數種分子而成的，正如我們的地球一般，這是我所能說的。

巴大 是，但祖母說，那裏有些東西，她能發見，而你卻不能夠。

隊長 我告訴你，那是謊話！

巴大 祖母是不說謊的。

隊長 這你怎能知道？

巴大 倘若她能，媽媽也能了。

隊長 唔！

巴大 倘若你說媽媽說謊，我永遠不信任你了！

隊長 我不會這樣說，但你一定要相信我，現在，告訴你，爲了你的前途，就要你離開這裏，我願意嗎？
嗎？你喜歡住到城市去，學習有用的科學嗎？

巴大 住在城市？我想我會離開這裏，到任何地去，有時我不能見你，或者常常不見你，呵！在那個時候，不是很寂寞嗎？真好像在冬天晚上一般的無聊了；但當你來時，又正如在春天的早上，把窗兒推開的一般。

隊長 親愛的好孩子。

巴大 可是爹爹留心別惹媽媽生氣她老是哭着吶。

隊長 哼！——那麼你要去住在城市裏嗎？

巴大 啊，是的，是的！

隊長 可是倘然媽不答應呢？

巴大 她一定要答應的！

隊長 假使不答應怎麼辦？

巴大 啊，呃，那麼我不知道什麼事會發生！可是她一定要答應，她一定要答應！

隊長 你去問問她看好嗎？

巴大 該你去問她——要好好兒地問！我的話她總是不理。

隊長 哼——好，假如你要去，我也要你去，可是她不要你去，那麼怎麼辦？

巴大 啊，那麼麻煩的事又要發生了！爲什麼你們倆……

第九場（同前，多羅拉）

第一 幕

羅拉 啊，原來巴大也在這裏？那麼也許我們可以聽聽她自己的注意看，因為所要解決的正是她的將來的問題。

隊長 這孩子對於一個女孩子的生活應當怎樣規劃還不能有什麼合理的見解。我們眼睛裏曾經見過許多女孩子長大成人，比較起來可以出些生意。

羅拉 可是我們的見解既然彼此不同，也許不妨讓巴大決定一下看。

隊長 我不允許無論什麼人——女人或是孩子——侵犯我的權利！巴大，離開我們！

（巴大退出）

羅拉 你只怕她說出她的意見來，因為你想她會贊成我！

隊長 我知道她自己也要離開家庭；可是我也知道你有能力隨時改變她的願望！

羅拉 喔？我的本領這樣大嗎？

隊長 是的；你有一種魔鬼一樣的力量，會叫什麼都照着你的意思；可是不論什麼人，祇要不恤採取任何手段，也都有這種能力的。譬如說，你怎樣把諾林醫生趕走的？你怎樣把這個新醫生弄來的？

羅拉 好，你說吧。

隊長 你把諾林侮辱得他不得^不走，於是你再叫你的兄弟把那個新的招呼了來。

羅拉 好，那是很簡單的事，一點也不犯法！——那麼巴大一定要去嗎？

隊長 是的，兩禮拜後她就要動身！

羅拉 那是你的決定嗎？

隊長 是的。

羅拉 你有沒有對巴大說起？

隊長 是的！

羅拉 那麼我想我一定要設法阻止！

隊長 那你不能。

羅拉 我不能你以為一個母親會把她的女兒送到壞人的中間，讓他們告訴她她母親的教訓都是些蠢話，結果她要終生給她的女兒瞧不起嗎？

隊長 你以爲一個父親會容許一批無知識的自大的女人教育他的女兒，告訴她她的父親是個騙子嗎？

羅拉 對於父親，那沒有什麼關係。

隊長 爲什麼不？

羅拉 因爲沒有人能夠真的說出來誰是一個孩子的父親，自從這件事實發現了以後，母親和孩子是格外接近一些。

隊長 可是那句話能夠適用到我們的情形上嗎？

羅拉 你不知道你是巴大的父親！

隊長 我不知道！

羅拉 什麼人也不知道的，你怎麼能知道？

隊長 你在說笑話嗎？

羅拉 我不過引用你自己的說法而已！而且，你怎麼知道我不會對你不貞過呢？

隊長 你的話大部分我都可以相信，可是那句話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如果那是真的，你會這樣說出來。

羅拉 假定我爲了要管束我的孩子而準備忍受一切：讓你拋棄我，看輕我，什麼都行：我現在要老實對你說：巴大是我的孩子，不是你的！假定……；

隊長 停止說罷！

羅拉 唯有假定這一切：那末你的權力，就將破滅了。

隊長 那末，你要證明我不是孩子的父親！

羅拉 那不是困難的，你要我這樣幹嗎？

隊長 不說了吧！

羅拉 是的，我只要把那真父的名字，那地方和那時間告訴出來，例如——巴大是什麼時候生的？——在我們結婚的三年當中……

隊長 立刻停止你的說話否則……

羅拉 否則又將如何好？我不說了。但你要仔細想，你所行的和所決定的，最要緊不可把自己出醜罷！

隊長 我對於這件事情是絕對悲慘的！

羅拉 那末，這就成爲笑柄了。

隊長 你卻不會麼？

羅拉 不，造化幫助我們女人的。

隊長 那是我們不能和你競爭的原因！

羅拉 爲什麼必須和一個優勝的敵人競爭呢？

隊長 優勝的？

羅拉 居。是，這是奇異的，我對於一個男人，永遠不用同等的眼光去看待他，但我必須以超勝的地位自居。

隊長 好，終有一天，你會逢着你的敵手，不要忘卻啊！

羅拉 那才有趣哩！

乳姆（進來）晚餐已經預備好了，請來用餐罷！

羅拉 好，我就來啦。

（隊長仍坐在一張有靠背的沙發上，沙發之旁有一桌子。）

羅拉 你不用晚餐麼？

隊長 不，謝謝你！我不吃晚餐了。

羅拉 什麼？你發脾氣嗎？

隊長 不，我的肚子不餓。

羅拉 來罷！否則他們要問……那些無聊的問題了。好好地罷！你不來嗎？好的，那末，就坐在這裏吧。

（退出）

乳姆 主人，這是什麼事情？

隊長 我完全不知道；你可以告訴我，你們女人管理一個長大的男子，是否像小孩一般的看待！

乳姆 我不知道，也許你們總是女人的兒子，人人都是的，大或小……

隊長 雖然沒有一個女人是從男人胎裏產生的。真的，但我是巴大的父親，你相信罷，馬格烈！你相信嗎？
嗎？不相信？

乳姆 主人！你多愚笨呵！當然你是你孩子的父親。來，進晚餐罷！不要呆坐在這裏了；來，現在來罷！

隊長 （起立）婦人，出去，給我滾開！（行近廳門）史淮爾德！史淮爾德！

勤務兵 （入）大人，有什麼吩咐？

隊長 快些預備小雪車來！

乳姆 呵！隊長……

隊長 女人，馬上滾你的蛋！

乳姆 天呵！又有什麼事發生了？

隊長 （戴上帽，預備出去）不要等我回來——在午夜之前。（出去）

乳姆 主人，體諒我們吧！這將如何收拾？

——幕下——

第二幕

「佈景和前幕相同，桌子上的燈點着，這是一個晚上。」

第一場（醫生；羅拉。）

醫生 簡括我們的談話，照我的意見，來下一個判決；你說他在顯微鏡下窺測別的天體，所得這驚人的結論，這是第一個錯點。我曉得那是分光器，他不獨能明瞭各種科學，同時他對於科學界，實有偉大的貢獻！

羅拉 噢，但我永遠不說那些的！

醫生 夫人，我記錄我們所說過的，我不會忘卻問問你，那些重要的問題——十分重要的問題——起初我想，這必定是我誤聽你所說的。關於要宣告他人的神經錯亂，必要細心的研究事實才是。

羅拉 神經錯亂的宣告！

醫生 對的，你該知道；我以為一個神經錯亂的人，會失去關於法律和家庭的權利。

羅拉 不，我不知道那些。

醫生 還有第二點我們也要說明的。他說，他給那些書商的信，完全得不到答覆，我可否請問——由於誤會的好意的動機——你有沒把他的信截收？

羅拉 是，我會這樣做；照管家裏的吉凶，是我的職務，同時我不能任他毀滅我們，而不予干涉。

醫生 請恕我，我覺得你將不能估量這種行爲的結果；他若發覺你和他在事業上衝突的祕密，他的懷疑態度，便有理由了。從此，他的懷疑便如雪崩的一般厲害了。而且你這樣箝制他的意志，在他感到再不能容忍的時候，我敢說一個人最心愛的意志，受了阻撓，同時他的意志，被人推翻，那時精神上將感到何等的痛苦！

羅拉 我也感到如此。

醫生 那麼，你可以斷定他的苦衷！

羅拉 (起立) 午夜了，爲什麼他還不回來？現在我們恐怕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了。

醫生 夫人，請告訴我，當我黃昏時離開這裏後，你們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我要知道一切詳情。

羅拉 他蠻橫的說，他有非常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很能適合於各種事情。他說事實上，他不是他孩子的父親。

醫生 奇怪，什麼事情使他作如此想？

羅拉 我一點也不知道，爲了他常常說，一個男人最要注意的問題，是能管理孩子；每當我干涉孩子的時候，他便大發脾氣了。他說，沒有一個人，能說誰是孩子的父親！上帝知道，我已盡我的能力去使他鎮靜；可是現在我相信再沒有什麼挽救了。（哭泣）

醫生 但，事情不能就此下去，我們必須找個辦法去警醒他。告訴我，隊長以前有沒這些態度？

羅拉 六年前會發生過同樣的事情，但後來他在給醫生的信裏，承認自己的過失，顯示自己常性變幻的恐慌。

醫生 是，這已是一段根深蒂固的家庭故事了，在久隔的時間裏，我不能事事調查；但是事情的真相，我必須明白，已往的事不必追究，但目前的，還有補救的餘地。你會想到他現在那裏嗎？

羅拉 我不能想及，近來他的思想，很不近情理啊！

醫生 你喜歡我留在這裏等待他回來嗎？若要免他生疑起見，我可以說，你的母親害病，我特來看她。

羅拉 好，那就好極了。醫生，不要離開我們罷！你想，我是如何的掛慮——不如將你的見解剖白地對

他說，可以麼？

醫生 我們不能把病狀告訴病人，除了他自己提及那種事情——倘若在例外的情形之下，那完全要看事情如何而定。雖然我們留在這裏，不大適當，或者我可以到別的房間去，那看起來，也自然一些。

羅拉 是，那是最好的；馬格烈會坐在這裏，當他出去的時候，她常常坐在這裏；而且她是一個獨能控制他的人。（行近左門。）馬格烈，馬格烈！

乳姆 太太，什麼事情是隊長回來嗎？

羅拉 不，你可以坐在這裏，候他回來；他回來的時候，你告訴他，我的媽媽害病；並且對他說，醫生爲什麼要到這裏來。

乳姆 知道了，太太；我就這樣做吧。

羅拉（開門走進房間去。）醫生，到這裏來罷。
醫生 謝謝，夫人。

第二場（乳姆坐在桌旁，架上眼鏡，在讀讀美詩。）

乳姆 呵，是的！呵，是的！（低聲的讀。）

呵，多卑鄙和悲哀的事，

生命——是如此易過！

死神快要降臨了，

地面上充滿可怕的叫與喊，

「這是空虛——萬事皆空！」

呵是的呵，是的

萬物在地球上生活和呼吸，

在那無情的劍下還要低降；

父 親

悲哀獨是逃避死亡，

刻於啓閉的墓門上，

『萬事皆空——萬事皆空！』

呵，是的！

(巴大拿着一把咖啡壺和刺繡入，她低聲說。)

巴大 馬格烈，我和你一同在這裏好嗎？那裏多寂寞！

乳姆 好孩子，還沒睡覺嗎？

巴大 沒有，你看我必須完成爹爹的聖誕禮物才好。還有，這些好東西是給你的。

乳姆 是，可是親愛的！不要再做罷，現在十二點鐘已打過了，明天早上，你還要起來。

巴大 噢，那有什麼關係？我不敢獨個兒留在那裏，——我相信那裏有鬼神啊！

乳姆 那裏有鬼！你說什麼是，聽我說，巴大在這清白的家庭裏，你聽到什麼？

巴大 呵，馬格烈，我聽見樓閣上有歌聲。

乳姆 在樓閣，在晚上的時候？

巴大 是，它是一種憂鬱的歌聲，那哀歌我永遠都沒有聽過的；牠好像從破舊的傢私房裏發出來，你知道那搖牀是放在左邊……

乳姆 呵，親愛的！今晚的空氣太驚人了，我很驚奇那煙囪會吹跌下來！——究竟我們在這人世間是什麼一回事？——悲哀，煩惱，痛苦和爭鬪——即使看起來是最快樂的時候，也不過是一些折磨罷了——呵，親愛的！願上帝給我們一個快樂的聖誕！

巴大 馬格烈，爹爹害病是真的嗎？

乳姆 是我恐怕他是害病。

巴大 那末，我們不要預備聖誕的慶祝會了。但，假如他病了，為什麼不躺在牀上？

乳姆 好，親愛的，你要看他害的是什麼病？他的病是不要臥牀的！呵，有人在廳外行走了，拿你的咖啡壺去，否則你的爹爹會生氣的。

巴大 （拿壺便走）馬格烈，晚安！

乳 姆 晚安，親愛的！上帝祝福你！

第三場 （乳姆；隊長。）

隊 長 （除了他的外套）你疲倦了？去睡罷！

乳 姆 我只有等候到……

（隊長點一洋燭，把書案打開，坐在案前；在他的袋中，取出一些信和報紙。）

主人，愛迪伏！

隊 長 什麼？

乳 姆 太夫人有病，醫生也來了。

隊 長 很要緊嗎？

乳 姆 不，我不大知道，也許受了一點寒。

隊 長 （起立）誰是你的孩子的父親，馬格烈？

乳 姆 噢，我常常沒有對你說，那是無賴的約翰遜！

隊長 你相信是他麼？

乳姆 呵，多愚笨！我當然相信他，事實上他也是唯一的。

隊長 是，但他能確信自己是唯一的嗎？不對，你可以確信那些，但他卻不能，那是有些不同的地方，你明白啊！

乳姆 呵，我不能辨別那些不同的！

隊長 不，你現在不能看出，但終歸是有些的。（看桌上貼相簿裏的一張像片）你以為巴大有些像我嗎？（注視相片）

乳姆 當然的，你兩人很相像。

隊長 約翰遜有沒承認他自己是父親？

乳姆 呵！是的，他自己也承認！

隊長 噢，可怕！——原來醫生也在這裏！

第四場（隊長；乳姆；醫生。）

隊長 晚安！醫生，我的岳母怎樣？

醫生 呵！她沒有什麼，只是左足踵受了微傷。

隊長 馬格烈說她受了涼，那是不對了。馬格烈，回去睡覺吧！

（乳姆退出。）

隊長 請坐！醫生。

醫生 （坐下）謝謝！

隊長 假如一隻斑馬和一隻牝馬配合，會產生一種斑紋小馬，那是真的嗎？

醫生 （作驚奇貌）對得很，斑紋小馬！

隊長 真的嗎？這隻斑紋小馬再和一隻未闔的雄馬兩相結合，那種斑紋會繼續下去嗎？

醫生 也是會的！

隊長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闔的雄馬，可以做這斑紋小馬的父親或者顛倒過來？

醫生 是的，好像是這樣！

隊長 那意思是否表示父子相似並不能證明誰是父親嗎？

醫生 呵……

隊長 那意思就是說父親是決不能證明的！

醫生 噢，可是……

隊長 你是否一個寡男？你有兒子嗎？

醫生 是——是。

隊長 你有時會感到做父親的可笑嗎？我想再沒有可笑得像我看見那些爲父親的，帶了他們的兒女在街上行走；或者聽見他們說關於他兒女的事情。「我的妻子的兒女」他應當這樣說才是。可是你不會感到這是虛僞的話嗎？自己是沒有地位在裏面的事情，你永遠不會感到疑慮的痛苦嗎？——我不敢直說是可疑的，同時我不得不承認你的妻子是不容多疑的！

醫生 不，事實上，我決沒有這樣做過。可是先哲哥德（註）曾說，一個男子必定要憑誠實信義來承認

哥德 (Goethe Von) 德國大文豪，生於一七四九，卒於一八三二年。

他的兒女。

隊長 憑誠信來談到女人的問題嗎？那是危險的事情！

醫生 呶，女人是有多種樣的！

隊長 據近代研究的證實，女子唯有一種——當我年富力強的時候，——也許可以這樣說——不是不漂緞的時候。我記得有兩個利那間的印像，也許引起了我後來的多疑！一天當我和幾個朋友坐在船上的大廳時，來了一個年青的女膳務員，她有一雙哭紅的眼睛，充滿着淚泉。她坐下來，對我們說，她的年少男人已葬身在海中了。我們安慰她，我給她飲香檳酒，飲過兩杯後，我撫摩她的腳；第四杯我撫摩她的膝；在天明之前，我已把她安慰好了。

醫生 這真是一件希奇的事！

隊長 還有一件——並不希奇的，我在里斯葛的時候，那裏有一已婚的少婦，和她的兒女也一同住在這裏，她的丈夫卻住在城市的。她是一個很神聖的婦人，正經異常。有時向我講道，那時我也很相信。她是一個道德完善的人。我曾借給她一本書——兩本，可是，怪得很，當她走的時候，她就還給我了。三

個月後，我在這本書裏，發見一張拜會的名片，內中很坦白的談及愛情。這是清白的——正像一個已婚的女人，向一個素未謀面，並且沒有向她進言的男子，傾吐她的愛情，那樣的純潔，那樣的清白。所以提到這種風化的教訓，無論如何，你也不可太過相信啊！

醫生 但也不可一點兒不信。

隊長 不，那正是足夠了。醫生，你現在看看，那女人是無意識的，所以她很無邪的跑到她丈夫面前說，她爲我癡迷了。那是多麼危險的謊話——他們無意識的本性，只有減輕他們形式上的罪惡；不用懷疑，不能取銷那些意見，只有發出一點火氣罷了。

醫生 你的意見漸趨於憂鬱了，你該設法抑制它罷！

隊長 你不要用「憂鬱」那字記住——所有的蒸汽機，當牠熱到一百度的時候，便會爆裂，但一百度的意思，並不是說，所有蒸汽機的壓力，都是相同的。你明白麼？無論如何，你來這裏看守我。假如我不是一個男人，我該有權力作合法的控告——正如她們所詭稱的那樣；而且我或許能把這件事情的真相告訴你。但我很不幸，身爲男子，因此只像古時的羅馬一般，那裏沒有給我可做的事情，惟有擁抱

我的手臂，放在自己的胸前，不動聲色的直到我死的時候爲止！晚安！

醫生 隊長，假如你是害病的，那對我所說的一切，都不會影響於你，只要你回想到你誠實的人格；但在事實上，我還要聽兩方面的控訴。

隊長 我希望你已聽過一方面的說話了。你知道嗎？當我聽見阿羅佛夫人在她丈夫的葬禮當中演說的時候，我想：一個人死了是多麼的可憐！你會想及若他仍有生命，聽了這番說話後，他會說什麼？假如她的丈夫能復生，他會相信他的妻子，會說過這番沉痛的說話嗎？醫生，晚安！你看，我已經很疲乏了。你也回去睡罷！

醫生 晚安，隊長！在這情形之下，我實感到無能爲力了。

隊長 我們是敵人嗎？

醫生 決不是，只是可惜我們不能做朋友罷！晚安！（退出。）

隊長（送醫生往後門出去，隨即返身輕輕的把左門打開。）進來，我們談談罷！我已知道你在那裏靜聽了。

第五場（羅拉狼狽而入；隊長坐在書案前。）

隊長 時候不早了，但我們還要把事情弄個清楚；坐罷！（說話稍停。）我在這個黃昏，到郵局取信的時候，他們告訴我，你常常把我來往的書信扣留起來。這結果，時間的損失，確實毀壞了我所預期的工作。

羅拉 在我方面，我以為這是一種善舉，因為你爲着其他的工作，竟疏忽了你軍人的責任！

隊長 這並不是一種仁慈的舉動，你簡直知道這種工作，一旦成功了，我的盛名必定比在軍中服務還要來得顯著。那最要緊的，在你卑鄙的心情當中，你希望我，永遠都不能獲得盛名。若是如此，結果我唯有同樣地，截收你的信件罷。

羅拉 這是何等高尙的舉動呢！

隊長 噢！正如俗語說，你必須擡舉我！——照那幾封信看來，你是有意煽惑助長，使別人無智無識的說我是神經病患者。因此我的一般老朋友，也把我離棄了。你這種手段也算成功了。現在上從團長，下至廚房的婦女，再沒有一個人相信我是神志清明的事實告訴你，我的病是爲了我的理由過於誠懇。

所以我能適合供職於軍營。我的責任有如父親，在我的管理下，利用我或多或少的同情；因此我的能力只有留在那無特別損失的地方。可是你不斷地嚙害我的意志，使它快要失去彈簧——若彈簧破裂，則全部鐘機就要轟鳴了。我不呼籲你的同情，你也決沒有同情，那正是你的堅強！我唯有呼籲你的興趣罷了。

羅拉 請你說下去。

隊長 用你的舉動來驚醒我的多疑，你已成功了。我有理的能力，快要因之而混亂了。我的思想開始走向迷途。這就是你渴望已久的精神錯亂，光顧到我的身上來了！這個問題會引起你的興趣；我的前程是好抑是敗？請你給我留意吧！假如有不利，我要失敗了，你將怎樣？如果我害病死了，你還可以得到我保壽險的利益；一旦我弄到自殺的時候，你就一無所得了。所以我一天一天的生活下去，無非爲着你的利益。

羅拉 這不是陷阱嗎？

隊長 一定的；你要避免才好，否則你是自投羅網了。

羅拉 你會說你要自殺，那是永遠不會的！

隊長 真的？你沒有想想，一個男人當他失去一切，同時不為誰而生存的時候，他能生長下去嗎？

羅拉 那末，你要投降麼？

隊長 不，我信奉和平。

羅拉 那條件是什麼？

隊長 允許我保持我的理由，釋去我的懷疑，同時我們停戰吧！

羅拉 什麼懷疑？

隊長 大概是關於巴大的血統問題。

羅拉 你對於那些是否有懷疑的地方？

隊長 是，我有疑竇，而且是你提醒的。

羅拉 我？

隊長 是，你把牠像毒草一般滴入我的耳朵裏，因此就種種情形看來，那可疑的，愈加可疑了。在這不

重要的情形之下，釋去我的疑團，爽快地告訴我『那是真的』我便把你寬恕了。

羅拉 我不能好好地那些罪惡辯白，我是清白的！

隊長 那是什麼事情，你不願意我告訴他人的時候，我決不告訴的。你會想及，一個男人絕對不會把自己的恥辱，告訴他人的。

羅拉 假如我說得不真實，你斷不很相信。如果我說真實的，那就如你所願了。你想這是真的嗎？

隊長 很奇怪！，我以爲用那正式的推測不能證明時，而別的卻能證明啊！

羅拉 你的懷疑是有基礎的嗎？

隊長 可有可無。

羅拉 我相信，你要證明我的罪惡，無非爲了這樣可以排除了我，而你便能獨自管理孩子了；這種套圈於我是無用的。

隊長 你想，假如我能相信你的罪惡，那時我還要管理別人的孩子嗎？

羅拉 不，我想你決不會的，可是我確信你能原諒這一切是謊言罷。

隊長（起立）羅拉，救我，救救我的理性罷！你好像不明白我所說話；假如那孩子不是我的，我沒有權去管理她，同時也不要她去管她，這不是你所欲望的嗎？是嗎？也許還有些事情，是你所想的——還有多些嗎？你是否要想獨權去看管這孩子，同時又把我維持下去？

羅拉 權力——是！除了這權力以外，那種生死之爭，爲的是什麼？

隊長 在我方面，我不相信有來世的生命；這孩子便是我將來的生命。她是我的永遠的意想——也許在現實意味上，她是我唯一的酷肖者，你把它奪去，簡直把我置之死地！

羅拉 爲怎麼我們不老早分離？

隊長 爲了孩子是和我們互相聯合的，這個聯結正如鎖練一般，事情怎樣的發生怎樣？那是我從來沒有想及的。但現在從我的記憶中，彷彿想起在我們婚後第二年，沒有兒女——你最知道爲着什麼！我害了病，同時快要跑進墓窟之門了。那時我在無意中聽到一種聲音，從那繪畫室透進來，這正是你一個律師在談及那些財產，我所有的財物。他曾對你說，你不能承繼這些財物，因爲你沒有兒女，同時他又問你，是不是孕婦？你的回答，我沒有聽見了。後來我的病好了，便誕生這個孩子，誰是父親呢？

羅拉！

隊長 不是！不是！這裏隱藏着一樁罪惡，現在正開始在發臭了！地獄般的罪惡啊！你們女人會可憐那些黑奴，把他們釋放。但爲什麼不體恤我這個白奴！我爲你工作，奉侍你，你的孩子，你的母親，和你的用人；我會受盡了犧牲和鞭笞。爲了你，我勤勞不息，忍受痛苦，我的頭髮爲之灰白；一切的一切無非希望你無憂無慮地過活。還有當你年老的時候，你更可以在孩子上找到安慰，所有這些，我感不到憂鬱，爲了我相信我是孩子的父親。這是卑鄙的騙竊，最暴虐的奴隸制啊！我已經受過十七年的拘役了，而且所有的時間裏，我是純正的！可是你能回報我一些什麼呢？

羅拉 現在你真的瘋狂了。

隊長 （坐下）你正希望如此，而且我也曉得你怎樣把自己的罪惡隱瞞；我會表同情於你，是爲着我不能了解你的困難；我常常撫慰你，要你去休憩，那不寧靜的良心，我會聞你在夢中哭泣。現在我回憶前夜——巴大生辰之夜，那在兩三句鐘的早晨，我坐着讀書，而你卻大喊起來，好像有人把你縊死的一般『不要進來』『不要來』那時我只有敲那牆壁，爲了我不願多聽這些聲音，我有過長時間

的懷疑，但我沒有勇氣來傾聽那種實證；那些痛苦，我已爲你而忍受，你將怎樣爲我？

羅拉 我能做些什麼？我會在神之前發誓，你是巴大的父親這件事情，我絕對奉爲神怪的。

隊長 那有什麼用？你剛才對我說，一個母親爲着她的孩子，必能不顧一切的罪惡。我懇求你，體念前情，正如一個受傷的人，祈求死神早日光臨的一般——一切告訴我罷！你能夠嗎？我正像一個失望的小孩！你有沒聽見我正像對慈母訴苦的一般？你會忘卻我是一個男人，一個軍人，一個能用一句說話，便可以克服人們的軍人嗎？我祈求你，正如一個病人祈求一點同情一樣。我把權力置之度外，唯有祈求你，把我的生命饒恕了罷。

羅拉 （照前把她的手放在他的額上。）什麼？你在哭泣，男人！

隊長 是，我在哭泣！我是男子，男子不也有眼睛麼？男子不也有手，腳，意旨，感覺，熱情麼？食同樣的食物，受同樣的創傷，冬天是冷，夏天是熱，是否和女人同樣的感覺呢？假如你刺我們，是否會流血？你搔癢我們，是否會發笑？你毒害我們，是否會死？爲什麼一個人不要申訴？一個兵士卻要哭泣？爲了他沒有大丈夫的氣慨啊！爲什麼沒有丈夫氣？

羅拉 那末就哭吧，我的乖乖！這樣你的慈母便會和你再親近嗎？你能記憶當我第一次投進你生命的時候，我正像你第二的慈母一般嗎？你這強健的身體祇是缺乏腦筋。你是一個太大的孩子，你來這世間或許是太早，或許這一切，完全不是你所預料的吧。

隊長 是，好像是那樣的；我的雙親不喜歡我，所以我生來也沒有什麼願望。我想爲了這個緣故，必須完成自己。當你和我結婚後，你便佔上優勢了，當我——我在兵營中是向軍隊發命令的；但到了你的面前，我完全是一個順服的人了。因此我生存在你之旁，仰望你正比我聰明才智更高的人一般；同時我恰像一個愚笨的小孩，只有絕對服從罷了。

羅拉 是，那是要這樣的，這個原因，爲了我愛上你，正如你是我的孩子一般。但有的時候，你會改變你的態度，把你自己看做我底愛人，這時你必定看見了我的慚愧。你的擁抱是快樂的，但隨着便有良心上的刺激；於是我的血脈也覺慚愧：因爲母親變了姘婦！多醜陋啊！

隊長 我見過，但我不很明白，當我想到：看你的態度，很有些瞧不起我沒有丈夫氣的當兒，我就竭力以一個男子應有的態度，來博你這個女人的青睞。

羅拉 是，但那是你的過錯！你看你的母親總是你的朋友吧，可是因她是女人，也就成爲你的仇敵了。在男女間是愛的挑戰。你不要猜度我會把自己獻給你，我不會獻呈，我祇有拿——我所想的。但我想你是有利益的，同時我願你也能想到罷！

隊長 你總是爭強。當我清醒的時候，你催眠我，因此我不看，也不聞，唯有絕對服從罷了！你能把一個馬鈴薯給我，使我相信是桃子；你能使我欽佩你的意志，像那美妙的天才一般，你能引我犯罪；也會使我幹不好的行爲。爲了你缺乏了解的可能性，你不願意遵行我的計劃，凡事儘是接着自己的意思做去，可是當我回顧而省悟的時候，感到自己的誠懇全是沒用。我很想把這些印像，用偉大的事蹟把它一概抹煞，——用一種企業，一種發明，——或是某種光榮的犧牲生命。我願意爲國家而戰鬥，可惜機會沒有來臨！因此我便由從軍而轉爲研究科學。現在，正在這剎那間，當我把手伸去採摘那菓子的時候——而你卻迅速地把我的手推開，現在我的名譽也被剝奪了，不能再生存久遠了；因爲一個男人失卻了名譽，他是不能再生存的了！

羅拉 那末，一個女人呢？

隊長 是的；因為她有她的孩子，可是他卻沒有。但，我們是普通的人，唯有醉生夢死，正像一個沒意識的小孩，充滿着空想，意念和幻象，往後我們才覺悟起來。不錯，我們雖是醒悟了，但也是糊裏糊塗，好像把腳放在枕頭上；而且那喚醒我們的人，他自己也是一個夢行者！當女人年老的時候，她們卻有鬚長在額上。我常常想，倘若一個男人長大和衰老時，不知在他們的臉上將生些什麼。那些雄雞是不能久啼的，只是鬧雞可能罷了，那雌雄雞互相啼叫時，便是太陽上昇的時候，我們卻在明月之下，找到自己零落，正如以前一般！這不是別的，只是清晨的小睡，發些幻夢罷了，但終竟並沒有醒來啊！

羅拉 你該做一個詩人了，你知道罷！

隊長 誰知道！

羅拉 現在我要睡覺了，假如你還有幻想，請留待明天再說啦！

隊長 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關於那些真實的，你會討厭我嗎？

羅拉 有時是會的，當你是個男子的話。

隊長 那好像是種族的憎惡，無論如何，那一定起於人類是猴子的苗裔。假如這是真的，那我二人，必

定是不同種的人。在我倆人當中，一定不是相像的。

羅拉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意？

隊長 我以為在我們競爭當中，其中一個，是要謙讓一些的。

羅拉 誰肯謙讓？

隊長 當然是那弱者。

羅拉 那末，那個強者，便很合理麼？

隊長 當他有了權力，他常常都是很合理的。

羅拉 那我便在合理方法啦。

隊長 你已準備了你的權力嗎？

羅拉 是的，而且是法律上的權力；明天你可以看見，我把你放在禁治產者的田地。

隊長 禁治產者？

羅拉 我要憑着自己的意思；去教育我的孩子，絕不理會你那種奇思幻想的見解！

隊長 沒有我，誰去擔負她的教育費？

羅拉 你的養老費！

隊長 （作威嚇狀行近她。）你怎能把我放在禁治產者的田地？

羅拉 那是從我這手裏的信看來，證明它是要付以裁判所判的。

隊長 什麼信？

羅拉 （向左門後退。）你自己的！你給醫生的信裏說，你是神經錯亂的。

（隊長呆呆地望着她。）

現在終竟滿足了你的要求，那——不幸的——名義上的父親和支持者，你沒用了；你可以去了！你去罷！現在你已實現了我的才幹，正像我的思想那樣堅強了——因為你不願留在這裏或承認它！（隊長行近桌旁，拿起一盞燃着的燈，擲向羅拉去，她立即經過那門退出。）

——幕下——

第三幕

『佈景和前幕同，但換用一燈，那紙門之旁，放有一椅。』

第一場（羅拉；乳姆。）

羅拉 他有沒把鑰匙交給你？

乳姆 給我沒有。上帝幫助我，我從那得拿去刷的軍服裏，取得了鑰匙。

羅拉 今天是那得值日嗎？

乳姆 是，是那得值日。

羅拉 把鑰匙給我罷！

乳姆 好的，可是現在他不是像賊一般嗎？你聽聞他在樓上行走嗎？踱來踱去，踱來踱去的。

羅拉 這門是否鎖得很堅固？

第三幕

乳姆 呵，對的，鎖得很堅固。

羅拉 （把玻璃櫃打開，坐近檯前。）約束你的心情罷，馬格烈！我們必須鎮定——才是我們的上策。

（有敲門聲）

是誰？

乳姆 （把廳門打開）是那得！

羅拉 叫他進來！

（那得進）

那得 團長有命令到來。

羅拉 拿到這裏來，（讀）呵！那得，你有沒把那獵囊和槍裏的子彈拿出來？

那得 是，主人！我已照辦了。

羅拉 你到外面等候，待我給團長回信罷！

（那得出）

(羅拉寫)

乳姆 請聽，太太！現在他踱來踱去，究竟在幹什麼？

羅拉 靜些，我正在寫信啊！

(踱來踱去的聲音，可以聽聞。)

乳姆 (喃喃自語) 上帝幫助我們一切！我們會把這件事情弄妥。

羅拉 啊！把這些交給那得吧！你要記牢，不可把這件事情，讓我的母親知道，你聽懂嗎？

(乳姆出，羅拉把書桌的抽屜拉開，拿出數張紙來。)

第二場 (羅拉；羅拉坐在書桌之旁，而牧師坐在羅拉之側。)

牧師 晚安，妹妹！你知道，我整天都在外面跑，剛巧才回家來。這兒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羅拉 不錯，哥哥！這樣的晝夜，以前我從沒有經歷過。

牧師 但無論如何，我看來你並沒有受傷。

羅拉 不，謝謝上帝！可是你想曾經遭遇了什麼呀！

牧 師 把這件事情的始末告訴我！我曾聽了許多不同的說法。

羅 拉 起始他就提起那些幻想；說及他不是巴大的父親這件事情，最後他却把那點着的燈，擲向我的臉上來了！

牧 師 這是何等可怕！那必定是神經錯亂了。可是現在，有什麼完滿的補救嗎？

羅 拉 我們必須設法制止再爆發這種騷擾的事情，那醫生已派人到醫院裏，拿拘束瘋人的狹窄衣去了。同時我也寄了一信給團長，徵求他關於我們家裏這些事情的意見，爲了他會管理得這樣糟糕！

牧 師 這是一件可想的事情，但我常常已在意料這種事情的發生。把水撥在火裏，結果必有反應的！

你在那抽屜裏取些什麼？

羅 拉 （把一抽屜，從書桌裏拉出來。）這是他收藏東西的所在！

牧 師 （望着抽屜。）天啊，這是你的玩具！這是你洗禮時的帽子！這是巴大的鞭轆——你的信——

和那小金練……（揩他的眼。）從這些看來，他一定很愛你的，羅拉！可是我永遠都不會收藏這些的。

羅 拉 我相信他會在一個時間裏，是很愛我的。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各種事情也改變了。

牧師 這張大紙是什麼？墓地的收據？——好，墓地總比瘋院好！——告訴我，羅拉！你對於這件事情，沒有半點兒錯嗎？

羅拉 我爲什麼我有錯過？爲了這一個喪心病狂的男人！

牧師 呵，好！我不願多說了；你知道骨肉總比外人來得更親。

羅拉 我可否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牧師 （注視羅拉）看這裏！

羅拉 它是什麼？

牧師 留意罷！你是否強用自己的意思，去管理你自己的孩子？

羅拉 我不明白！

牧師 我同情你，羅拉！

羅拉 真的嗎？

牧師 我想，我要變成一個管理者去管理那些自由思想的人。你曉得我常常把他看做像我們草場

上一根雜草罷了。

羅拉（初作驚奇的微笑，但一會兒便回復莊嚴的樣子。）你敢對我——他的妻子說及這些嗎？

牧師 我知道你是強悍的，羅拉！你是非常強悍的！你可像一個上了圈套的狐狸，只有把自己的腿咬斷，免得被人家捉去——又好像一個不受拘範的賊頭——從沒有問問良心，你不妨到鏡前一照，你敢膽嗎？

羅拉 我永遠不用鏡子的。

牧師 不，你不敢啊！——讓我看你的手！——真是一點血斑和一點毒藥的痕跡都沒有，這證明不出你殺人的行爲，所以你是——一個法律不能制裁的無罪兇案的無意犯。無意？這是多麼堂皇的遮飾！——呵，他在樓上幹什麼？小心吧！假如他的行動得了自由，便要把你撕成粉碎啦。

羅拉 你一定有個壞良心——老是這樣講話！——咒詛我吧——儘你的能力！

牧師 我不能！

羅拉 你，你不能；所以我是純潔了。現在你好好地幹你自己的事情，同時我也能管理自己的！——呵！

醫生來了。

第三場（人物照舊；加入了醫生。）

羅拉（起立）我很喜歡和你相見，醫生！至少你能幫助我，你能夠嗎？不幸的事情總未妥辦，你聽見他在樓上嗎？現在你確信了嗎？

醫生 我確信已發生了暴烈的舉動。但問題却在這裏：那暴烈的舉動，當它出於激情抑或當它出於瘋狂所致呢？

牧師 不過，把這些真實的爆發原因攔起來，你也會承認他是受了成見所累的吧？

醫生 我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牧師！也是比較有成見的。

牧師 我最堅固的深信，是在那最高尚的事情上……

醫生 好，把你的見解擱下罷！夫人，要你的丈夫坐監和罰款呢？還是拘留在那瘋人院裏的好？只要憑你的決定吧！你的意思，以為隊長舉動怎樣？

羅拉 現在我不能答覆這個問題！

醫生 那末，你對於怎樣增進家庭的福利，沒有什麼確定不移的見解嗎？你以為怎樣？牧師！

牧師 呵，那是恥辱的事情……它是容易說的！

羅拉 但倘若罰款就了事，那他下次還可以再動武呢！

醫生 如果他是監禁，也有出來的日子，根據各種理由，我以為那最好的辦法，還是把他當瘋人看待！
乳姆在那裏？

羅拉 爲什麼你要找她？

醫生 我想叫她，將那件拘束瘋人的狹窄衣，待我發出這個命令的時候，立即穿在她的身上。但不可在未發令以前穿上去！我將那狹窄衣放在外面了。（跑到客廳去，帶了一個大包袱進來）好好地叫乳姆來！

（羅拉按鈴）

牧師 可怕！可怕！

（乳姆進）

醫生（把狹窄衣拿出。）現在請你留意吧！我想你把這件衣服，由隊長的背後穿上，這是很快，很容易的，阻止他那種兇悍舉動的騷擾。是的，你要知道，這加長的袖，便是阻止他的動作的。把他的手綁在後面；還有這兩條帶，可以拿去綁在椅子或沙發的扶手上，這是最好的辦法，你能幹這一切嗎？

乳姆 醫生！我不能，我不能幹這些。

醫生 爲了那些容忍，於我不能信任你，夫人，你真的最適合幹這些了。但我恐怕他也不會相信是你所幹的。

（羅拉冷笑）

也許你來罷，牧師……

牧師 我只有請恕了！

第四場（人物和前場同，加入了那得。）

羅拉 你留下那些文件嗎？

那得 是，夫人！

醫生 呵！是你嗎，那得你曉得隊長發瘋這件事情嗎，你必須幫助我們去照應他。

那得 倘若這裏有什麼事情我可以爲隊長幹的，他也曉得我會幹的！

醫生 我們要把這件衣服穿在他的身上。

乳姆 他不能接觸他，那得決不會傷害他！只有我自己去幹罷——加意小心的好，那得你可以在外面候我，待我須要你的時候，便來幫我忙……是，那是他會做的。

（大敲那紙門。）

醫生 他來了！把那狹窄衣放在椅上你的圍巾裏罷。當牧師和我喚他進來時，你們大家都出去；這個關鍵，不用數分鐘了。出去，快些去！

乳姆 （由左門出。）上帝幫助我們！

（羅拉把書案關上，由左邊出，那得隨後也出。）

第五場 （那紙門也破開，鎖也弄爛了，那些椅子倒在地板上。隊長挾了一本大書在手臂裏，

牧師和醫生也在。）

隊長（把書放在桌上。）這是一本唯一記載各種事情的書，我並非瘋狂。我們知道這裏有荷馬、敘奧得塞的事蹟，從第一冊第六頁第二百五十五行裏，握活薩拉的翻譯利馬卡斯對阿殿說：『我的母親必會承認他』——指奧得塞——『却是我的父親。可是我自己絕對不能承認，因為沒有一個男人能說他自己的來歷。』而且利馬卡斯說彭勤樂浦是最貞潔的女人，這是可疑的事！何等有趣！我們現在還找到宜色慕爾的寓言：『那蠢笨的說話，就是說這便是我的父親。但是誰又能說出他是從誰的骨肉裏產生出來？』那是最清楚的，正確的。我們在這裏還有些什麼？黑爾萊赫夫在所著的俄羅斯文學史上，說俄國大詩人普希金也死於備嘗痛苦之後。他的死，並不是爲着他和人家決鬪時胸部受鎗傷而死，無非爲了人家瞎造謠言，說他的妻子不貞罷了。他臨終的時候，曾在牀前發誓，說自己的妻子是純潔的。蠢漢！蠢漢！他怎能發誓？留意罷，這是我真實的讀過的書——喂，尊尼士！你在這裏嗎？醫生也當然在這裏！我會否對你們說，一個英國貴婦，她害怕那愛爾蘭人把燃着的燈，擲向他妻子的臉上去——『哭啊，什麼女人！』我說『女人』她作癡笑了——『當然吧！』是我說的。『當事情弄到這個田地，一個男子，一個傾慕女人的男子，居然把燃着的燈，擲向女人的臉上去——好，一個人能

說這些話！』

牧 師 一個人能說些什麼？

隊 長 沒有什麼！一個人永遠不能曉得那些東西，只是相信罷了。尊尼士對嗎？一個人有了信仰便可以得救了。且從那天誅地罰中拯救出來！我曉得一個男人會喪失他的信用。是我曉得那些！

醫 生 可是你，隊長？

隊 長 靜些！我不願和你說話，也不願聽你所說的正如電話一般的話！在那裏！是你曉得什麼意思！——現在，尊尼士！你相信你是兒子的父親嗎？我記得你常常有一教師在家裏——且說一個很好的人，人們也常常說及他的。

牧 師 請你小心些罷！

隊 長 撥開你的假髮，你便看見那裏有兩粒小核了。天啊！爲什麼男子像白紙一般的純潔呵！不錯，那是當然要說一說的。但人們要怎樣去說牠呢？——好，我們都是滑稽的流氓，我們都是已婚的男子；我們是不是，醫生？你的結婚牀是怎麼樣的？是否有過一個隊附，住在你的家裏？是麼？讓我們猜猜罷！他的

名字是（向他作耳語）爲什麼，他的面色却轉蒼白！老人，寬心罷！她已死了，葬了，我們還有什麼未完成的！工作在那方面我會認識他，現在他是——望着我，醫生——不，把眼睛直視我罷！——一個騎兵少校神的意思！我真的相信他會驕傲起來了。

醫生（作憂愁狀）隊長，我真的懇求你改變談話的方針吧！

隊長 你看！我正要說到這些，他便立刻要我改變辭風了。

牧師 你知道，兄弟！你的神志不大清醒呢。

隊長 是，我也很知道。假如我曾經過你們這樣的歷程，結果你也會到牢籠裏找到自己的地位！我是瘋狂的，但我爲什麼會瘋狂起來？那是和你們無關的。卽任誰也沒有關係的！現在你喜歡改變談話的方針嗎？（從桌上拿貼相簿看）救世主！我的女兒！我的！我們不能相信那些！你曉得你要幹些什麼，才會使人家相信？起始你要結婚去，所以在社會上，才給人們承認；其後你經過直接的分裂，却由愛人變做女主人了；最後你有了續嗣的孩子。而且你能在最小的範圍內，深信他們是你自己的承繼孩子！不是這樣——可是現在怎能幫助我？什麼能幫助我？你把我永久的希望奪去，現在什麼還能幫助我？

我所恃以安身立命的，一些兒也沒有保留了。我的科學哲學還有什麼用處！我的名譽也給人家剝削乾淨了。我的一生，還能幹什麼？我接合我的右臂，一半的腦袋，和一半的脊柱。他們在單一的聯合上一同生長，比一棵完全的樹，還要完全的多；那末，就被人用刀，把它斫在那接合的地方了。現在我是一半的樹幹，但那別的一半，依舊繼續生長，用我的手臂，和我一半的腦袋。但我只有消滅了，因為我自己最好那部份，已經給斫去了。現在讓我死去罷！你們可以任意制裁我，我再沒有什麼希望了。

（醫生和牧師作耳語；他們從左邊出，到別的房间去；隨後巴大便即進來。）

第六場（隊長巴大隊長巴大縮縮地坐在桌傍。）

巴大（行近他）爹！你害病嗎？

隊長（憂愁地望望她）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

巴大你曉得你會做了什麼？你知道你會把燈拋擲媽媽？

隊長我會做過？

巴大是，你會這樣做，也許她已受傷了。

隊長 那有什麼問題？

巴大 你不是我的爹爹了，假如你是這樣說。

隊長 你說什麼？我不是你的父親？你怎能知道那些？誰告訴你？我祈求你說，誰是你的父親？誰是？

巴大 好，無論如何，都不是你！

隊長 常常都是如此——不是我，那是誰？你好像很知道的一般！誰告訴你？你願意我聽見自己的女兒，說自己不是她的父親！你知道你說這些話，正和你的媽媽所說的一般嗎？你曉得倘若這樣，便會玷辱她了。

巴大 現在你不要說媽媽的不是！

隊長 噢！我想你們大家都要團結起來——你們誰也不要反抗我，是你們總要那樣的。

巴大 爹爹！

隊長 不要多拿這個名字叫我！

巴大 爹爹！

隊 長（拉她坐近他的身旁）巴大，親愛的，我寶貝的女兒！你是我的孩子！是，這是真的，一定的！那些異樣的意思，却是一個害病人的幻想，它隨着風的來臨，正如一種疫病和熱病啊！你看我，使我能看見我的靈魂，在你的眼睛裏！——但我也看見羅拉的靈魂！你有兩個靈魂：一個是愛我的，其他的一個是憎惡我的。可是你必須愛我，你必須只有一個靈魂——從別方面來說，這樣你永遠找不着安寧，即我也找不着安寧的！你只要有一個思想，像我的思想；同時你只要有一個希望——正如我的希望！

巴 大 我不喜歡那些！我是喜歡我自己的！

隊 長 你永遠也不會那樣做！你知道我是一個吃人肉的人；現在我要吃你，你的母親也要吃我。可是她却不能……我是賽頓（註）他吞食了他的孩子，正爲了他若不吞食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便會先把他吞食了。食人——或者被人食——那是一個問題！如果我不食你，你會食我了。你的惡意，已向我表露，但不要害怕，親愛的，我決不傷害你（行近鎗架，拿下一手鎗。）

巴 大（要想逃遁）救救我，媽媽！救救我，他要殺我！

（註）賽頓（Saturn）是羅馬神話中的農神。

乳姆（入）主人愛迪伏那是什麼事情？

隊長（檢查手槍）你把那子彈筒拔開了嗎？

乳姆 是，我拿去修理了。靜些坐在這裏，一會兒我便替你奪回牠。（把她的手扶隊長坐在椅上，隊長不經意的坐下，乳姆把狹窄衣拿出，站在椅子的後面。）

（巴大逃向左邊出）

現在我想，假如主人愛迪伏還記得的話，當他是我底親愛的小孩時，在晚上我常常抱着他，對他講那『上帝可愛』的故事給他聽！他還記得在夜裏，我常常給些東西他吃！當他從可惡的夢中驚醒，不能再入睡的時候，我常常燃着燈，給他說那些美麗的故事！你記得那些嗎？

隊長 說下去罷，馬格烈！我的頭腦還算清醒，說下去罷！

乳姆 很好，但你必須留心！他還記得他到廚房裏拿了一把大刀要去刻船，後來我怎樣進去，騙回那把大刀？他比較是一個幼小的男孩，所以能欺騙他。他從來不相信人家做的事，都是爲他自己的好處

——『快些，快些給那條蛇我！』我喊着，『也許牠會咬你啊！』於是他立刻把刀放下。（從隊長的手

裏，把鎗拿開。）好些時候，叫他穿衣，他却_不願意啊！但我用甜言蜜語勸誘他，同時告訴他，當他穿起那套金色的衣服時，正像一個王子。於是我把那件小外衣——用普通的綠色羊毛所織成——舉在他的面前，便說，『手膀子伸進去！兩個手膀子一同伸進去！』我跟着又說，『現在好好坐着，靜一些，待我給你扣上那背後的鈕。』（他替隊長穿好那件狹窄衣）那，我又說，『現在起來，在地板上好好地站直，待乳姆看看合身份不？』（引隊長坐到沙發椅去。）然後我又說，『現在必須把衣服除了，到牀去睡覺啊！』

隊長 你說什麼？剛穿起衣服，又要睡覺——胡說！你爲我幹了些什麼？（要想擺脫。）噢，你那狡猾的女人！誰相信你是有腦袋的！（躺下沙發椅上。）被捉，被制裁，被人欺騙，我怎能不死！

乳姆 寬恕我，主人愛迪伏！原諒我！我阻止你殺害你的女兒！

隊長 爲什麼你不給我殺我的孩子？不是入地獄，死不是進天堂，小孩才屬於天國的！

乳姆 你怎能知道死後的事情是怎樣？

隊長 那是人們唯一知道的事情，關於生命誰也知道無事的。呵，倘若唯有一個人，能從起始便知道

啊！

乳姆 主人愛迪伏！把你的心扉打開，求上帝憐恤吧！那不是太遲的；牠不會太遲，因為耶穌在十字架上，會對他旁邊那兩個賊說：『今天你們會和我一同在天國了。』

隊長 預備對那死屍發怨言麼？老烏鴉！

（乳姆從袋裏拿出一部聖經來。）

隊長 （向外叫）那得！那得！在那裏？

（那得入）

拋那女人出去！她想拿聖經來窒死我，把她從這個窗口拋出！或從那條煙囪，憑你的喜歡吧！

那得 （望着乳姆）上帝救你，隊長！那是我心坎的話，我不能幹那些，我完全不能！可惜牠現在不是六個男人，只是一個女人！不能啊！

隊長 你的意思說，你不能獨自去支配一個女人嗎？

那得 呵！我即使能支配她們，但你看那裏，正在有些奇異的東西，使一個男人停止逮捕一個女人啊！

隊長 奇怪！你的意思是什麼？他們沒有逮捕過我？

那得 是，但我不能幹那些，隊長！那樣簡直是你叫我毆打牧師一般。它是一種宗教，正像我們的天性一般。我不能去幹牠！

第七場 （人物和前場同；加入了羅拉。她暗示那得退出）

隊長 阿夫羅！阿夫羅！玩那木棍，當赫格列爲你編織羊毛的時候！

羅拉 （走近沙發椅傍）愛迪伏！看看我！我相信我是你的仇敵嗎？

隊長 是的，那是我所相信的，我相信你們都是我的仇人！我的母親不願意我到這世間來，爲了她生的時候是苦痛的。所以她是我的仇人，她奪去我唯一寄生的滋養料，使我成了一個半殘廢的人。我的姊姊也是我的仇人，她會教我屈服。那第一個女人，我會抱她在我的臂裏，也是我的仇人。我給她的愛，可是她竟給我十年來的痛苦！我的女兒也變爲我的仇敵！當他在我們當中挑選的時候！而且！我的妻子——你是我底不共戴天的仇人；爲了我一日不死，你總是牽纏着我！

羅拉 我不知道我會否想過或是留意過你所想的是什麼。這也許是一種矇矓的思想要驅除你，正

如有些東西在妨礙我在把我搖曳着一般。倘若我在我的行爲上，看出那些一定的計劃來，那或許是真的；但我自己不能看見，我從沒有注意過我的行動。你怎樣，他們却怎樣，在上帝和我的良心之前，我感到我是純潔的，永遠是純潔的。你活在這世間，正如我心上的一塊石頭，壓着，壓着，直至我的心房要把那重壓擺脫爲止。那，那便是我所想的。倘若我在無意中傷害你，那就請你原諒吧！

隊長 說來似乎很合理，但它于我何用？那是誰的過錯？也許是精神結婚的過錯吧？從前的婚姻，是男人娶老婆；現在却是一個男人加上一個買賣式的女夥伴，或是和一個朋友組織家庭。——由此便弄成只有夥伴而失却友情上的愛戀，——健全的戀愛，究竟是怎樣？它快要毀滅了。由那愛情而產生的兒女，倘使沒有共同負責，又怎樣分贓呢？當衝突發生的時候，誰去負責呢？誰是那精神上底孩子之肉體的父親？

羅拉 你對於那孩子的疑惑，真是無理了！

隊長 那是最麻煩的，倘若理由是有根據，我們至少可以有一些東西當作憑藉了。但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那却如一些影子，隱藏在矮樹叢中，伸出他們的頭在發笑罷了。又好像和空氣爭鬪，或像那假的

戰爭和空虛的彈筒。那些對絕真實的事情，就會把身心來抵抗。但現在……我的思想正像水化為汽的一般，我的腦袋也空虛得要命，快要火化一樣。給我枕上枕兒罷！替我蓋上一些東西，我覺得寒冷了——可怕的寒冷啊！

（羅拉將自己的肩巾蓋在他的身上。乳姆便找枕頭去。）

羅拉 把你的手伸出來，親愛的！

隊長 我的手你已經把他綁在我的背後了……阿夫羅！阿夫羅！但我能感到你的肩巾，在和我的口相觸——那麼的柔軟，那麼的溫暖，正如你的手一般。更有一種像蘭花的芳味，好像你妙年時候的一般！當你青春的時候，羅拉，我倆常常在那野草荒林裏散步，這是何等的愉快！何等高興！試問人生已往的好景，和現在比起來將作何感想！不獨你不願意到達現在的情況，我也是不願意的。但事實偏是如此，究竟那統治生命的是誰啊！

羅拉 上帝獨能統治……

隊長 那必定是上帝的鬪爭；在近世看來，也許是女神呵！快把那躺我身上的貓兒趕開呀！

（乳姆拿了枕頭來，同時把肩巾移去。）

拿我的軍服來，替我蓋上！

（乳姆在衣架上除下外衣，鋪在他的身上。）

呵，那硬的獅子皮，你們爲我除去吧！阿夫羅！阿夫羅！你狡猾的女人和平的愛神和解除武裝的設計者！你醒來，赫格列，他們快要拿了你的武器！你更會騙我們解除衣甲，假信它是玩飾物。不，我告訴你，在它未變成玩飾物時，總是鐵罷了。從前造鐵甲的是工匠；現在却是縫紉婦了！阿夫羅！阿夫羅！勇而無謀，却失敗於好險的懦弱者手上。你走罷，兇惡的女人！還要咒詛你們女性啊！（從沙發發起來吐痰，但旋即躺下。）你給我的枕，是什麼的馬格烈！牠很硬很冷——很冷啊！來，坐在我的椅旁。是，正是那樣！讓我把我的頭枕在你的膝上！呵，那樣也許會感到溫暖！斜倚着我！我可以俯伏在你的懷裏——呵，睡在女人的懷裏，那是多麼的甜蜜！任是母親的，或愛人的！但那最甜蜜的——却是母親的懷裏啊！

羅拉 你喜歡看看你的孩子嗎？愛迪伏，告訴我罷！

隊長 我的孩子？男人是沒有兒女的，只是女人的兒女罷！所以那是她們的前程。我們直到死的時候也無兒女了！——呵！上帝是最愛孩子的！

乳 姆 靜聽！他向神禱告了。

隊長 不只是向你啊！讓我睡吧！我很疲倦了。晚安，馬格烈！祝你是女人中最好的。（他自己起來，但叫了一聲又躺倒在乳姆的膝上了。）

第八場（羅拉由左門出，一面喚牧師同入。）

羅 拉 幫助我，醫生，倘若不是太遲的話！你看，他的呼吸已停止了。

醫 生（檢驗病人的脈搏）這是中風病！

牧 師 他死了嗎？

醫 生 不是，他仍可復甦的。但甦醒的結果是怎樣，我們不能知道。

牧 師 首先是死，然後要到神面前去受審判……

醫 生 沒有審判，也沒有起訴的！你相信神是司掌人類的命運的；你必須向他說及這件事情。

乳姆 呵，牧師！在他臨終的刹那，他曾禱告上帝！

牧師（向羅拉）那是真的嗎？

羅拉 那是真的。

醫生 假如是那樣的——我再不能作更多的判斷或要我說出那病的原因來——我已用盡了我的能力。現在還要試試你們的智能，牧師！

羅拉 在臨終的牀側，你祇有這樣說吧，醫生？

醫生 祇有這樣：我的智能只是這樣。誰還曉得更多？——讓他說吧！

巴大（從左邊入，走到她母親面前。）媽媽！媽媽！

羅拉 我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

牧師 『亞門』（註）

（註）「亞門」（Amen）是某基督教徒禱告中所用的最後一句祈禱詞，意即誠心如願。

幕下